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Dec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0年12月8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常驻代表的信

谨随函附上在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召开的关于“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非洲联盟”的视频会议上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所作情况通报的副本，以及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阁下、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优素福先生阁下、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先生阁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兼外交、国家安全、法律事务和新闻部长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先生、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和外贸大臣索菲·威尔梅斯女士、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先生、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玛斯·雷因萨鲁先生、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非洲部长詹姆斯·杜德里奇先生、印度尼西亚负责多边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费布赖恩·鲁德亚尔德先生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发言的副本。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法马约先生阁下也发了言。

根据2020年5月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常驻代表的信(S/2020/372)中所述、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商定的程序，上述通报和发言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

安全理事会主席
杰里·马修斯·马德基拉(签名)



附件一

秘书长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首先, 请允许我祝贺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 并祝贺它作为非洲联盟(非盟)主席发挥领导作用。我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 他今天和我们在一起。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区域机制之间的合作从未像现在这样强有力。我们的联合工作在深度和范围上都有所扩大, 特别是自2017年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2018年签署《非洲联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以来。这种伙伴关系深深植根于互补、尊重和非洲自主的原则, 以及没有一个组织或国家能够独自克服我们时代的挑战的信念。

自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 非洲大陆展现了堪称楷模的领导力和团结。我赞扬非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率先做出快速和协调一致的响应, 在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各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伙伴关系。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平息非洲枪炮声”这一旗舰倡议以及2016年的《卢萨卡总路线图》,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和平与安全愿景。

联合国努力以若干具体方式支持了这些举措, 包括通过为调解和解除武装能力提供技术援助, 例如2020年在七个国家联合实施了“非洲大赦月”倡议、与非洲联盟合作创建非洲妇女领袖网络及其25个国家分会, 以及投入资源开展增强青年权能活动, 包括和平教育。我还高兴地看到, 联合国的业务支助作用有所扩大, 它不仅正在成为非洲联盟的伙伴, 还正在成为其服务提供者。

在联合国政治特派团和维持和平行动的支持下, 我们的伙伴关系在国家一级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利比亚, 各方在联合国主持下签署了停火协议, 政治谈判已经恢复。我感谢非洲联盟继续密切参与支持正在进行的对话进程, 包括担任国际后续行动委员会安全工作组主席。由刚果共和国总统担任主席的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高级别委员会联络小组仍然是促进联合国和非盟在利比亚共同参与的重要平台。我们期待继续开展合作, 特别是支持非洲联盟组织利比亚民族和解会议。

在中非共和国, 联合国支持建立非洲联盟军事观察团, 此外, 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支持下, 非洲联盟促成的和平协议的执行取得了进展。在新的中非经共体委员会于9月成立后, 联合国还加强了与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的接触。联合国、非盟和中非经共体的高级官员最近联合访问了中非共和国, 以支持该国巩固和平的努力, 体现了这种更强有力的合作。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对于在宪法规定时限内组织自由、可信和公平的选举, 由此确保巩固和平来说至关重要。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继续在南苏丹开展合作, 在当地, 停火总体上得以维持, 政治稳定在全国各地得到改善也带来了谨慎的乐观。我们还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密切合作, 包括在南苏丹。联合国还通过我的非洲之角问题特使, 支持伊加特制定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区域应对战略。

我们还在苏丹携手努力，政府和各武装运动之间签署了新的和平协议，这是历时一年的建设性会谈的最终成果，也是各方致力于和平的证明。尤其是对生活在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等州的人们而言，和平协议翻开了新篇章。

在索马里，除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之外，我们还支持索马里政府将国家控制扩大到更多地区并筹备新的选举。

在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我们两组织还在选举前后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合作，并在9月份共同努力促进在马里建立了18个月的过渡期。

我们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和南共体调解人办公室一道，正在支持旨在实施莱索托全面改革进程的政治和机构努力。我们还与南共体合作，促进部队干预旅的重组和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退出的联合战略。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步骤，挑战仍然十分突出。新冲突不断爆发，气候紧急情况来势汹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正在加剧脆弱性，给妇女和最弱势者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信任正遭到削弱，凸显出善政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它们不仅对该大陆的发展不可或缺，而且对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决不能因处理大流行病而转移对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关注。

正如我在几天前与区域和其他组织召开的高级别对话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少数群体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且，正如我们在萨赫勒和乍得湖流域所看到的那样，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正在利用大流行病造成的不确定性。

我欢迎并支持联合国各实体努力向成员国提供援助，以打击非洲各国的恐怖主义和相关威胁。与非洲联盟委员会及其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以及非洲各区域组织加强合作在这方面至关重要。例如，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同该非洲中心一道努力，制订各种选项，以此作为一整套联合国机构间项目的一部分，用于援助莫桑比克。但是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我再次呼吁非洲主导的和平和反恐行动根据《宪章》第七章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以及由分摊会费提供保障的可预测资金。

我要重申，我全力支持南非主导的非洲联盟倡议，通过对话解决不满情绪。从更广泛的角度，我再次呼吁全球停火。我还感谢穆萨·法基·穆罕默德主席呼吁所有交战方停战，允许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并促成政治解决。

今年早些时候，我委托对联合国-非洲联盟伙伴关系和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的工作实施独立评估。评估揭示了一项广泛共识：强有力的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对于解决非洲一系列和平和安全挑战至关重要。而且，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多边主义的基石。这项评估凸显了我们的伙伴关系在特派团和非特派团环境下取得的重要进展，也确认了有待改进的领域。

我们两个组织和我们在非洲的行动将得益于若干具体步骤：让我们的各级合作进一步实现制度化，因为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信任基础上，这也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更有力的合作；确保通过分摊会费为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的资金具有可预期性，并做更多工作，吸收妇女和青年人参与和平与安全议程。

为提高复原力并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必须建设更多网络化、包容各方和卓有成效的机构来预防冲突、加强善政和更好地提供服务。总之，我们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在我们纪念联合国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开始深入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推动我们的共同议程。我相信非洲联盟可以帮助指引方向。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说的那样，“在事成之前，总是看似不可能。”愿他的智慧、同情心和榜样能帮助我们所有人并鼓舞我们大家完成它。

附件二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的发言

我要感谢南非共和国总统兼非洲联盟（非盟）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邀请我在本次关于高级别辩论会上发言，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关系为特殊重点，探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我还要就南非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他表示祝贺。

我还感谢南非作为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非常任理事国之一，与两个同为非常任理事国的非洲成员国共同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作用，并与非盟驻纽约代表团、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委员会协作，要求提高非洲在安理会的地位。考虑到安全理事会大约70%的议程专门处理同非洲大陆有关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看来显而易见的是，非洲在安全理事会应当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然而，这一点尚未实现。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非盟《组织法》，实际上还有《关于成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第17条的规定，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不仅对于两个组织而言是必要之举，而且是完成我们各自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先决条件。2017年，我本人和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签署《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进一步推动了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以期加强非洲对非洲和平进程的自主权和领导力。随后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相似的框架协定，旨在协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盟《2063年议程》之间的互补性，此举与加强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加速推动非洲发展议程的做法一致，并承认和平、安全与人类发展息息相关。

实际上，自2007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年度协商会议对于加强两个理事会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这两个组织也加强了实地的行动合作与协调，在苏丹、马里、中非共和国、达尔富尔、索马里以及其他地区携手合作，支持和平进程。对此，我要强调指出，古特雷斯秘书长对联合国-非盟战略关系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承诺。

就其自身而言，非洲联盟正在深化它同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的合作，特别是整合我们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活动。同样，我们继续作出联合努力，以确保落实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的举措与我们充满活力的泛非经济一体化议程包含的目标并行不悖。

但是，在我们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上，我们想要的非洲也信奉开展国际合作的各项原则，以期作为一个全球社会对付共同挑战。在这方面，联合国-非盟战略伙伴关系是多边合作的蓝本。我们已经与欧洲联盟建立了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希望与其他由成员推动的重要伙伴组织加强合作，包括与拥有众多非洲成员国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加强合作，以强化战略合作，更好地解决我们共同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共同威胁。

在这方面，我将继续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承认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分担原则。这应包括根据联合国摊款的使用原则，为非盟主导或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

我们在寻求新的方法来加强更强有力的多边合作时，还必须解决安理会中的矛盾，这些矛盾妨碍、有时甚至阻止了非洲冲突的解决。我祝愿安理会的讨论富有成效。

附件三

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的发言

在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当选成员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南非荣幸地主持本次会议。今年，我们不仅有幸在安全理事会任职，而且还担任了我们的大陆机构非洲联盟(非盟)的主席。我们欢迎有机会在本次会议上反思安理会为解决非洲大陆冲突和进一步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所做的努力。

过去十年来，联合国和非盟加深了关系，达成了和平与安全、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伙伴关系协议。两个组织之间最深化的合作是在和平与安全方面，这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的，也是在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安排之间合作的许多成果中重申的。

我们看到，非洲大陆正在为其和平、安全和发展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承担责任。它正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支持由非洲主导解决非洲问题。

虽然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在应对和平与安全威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非洲联盟已经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它使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与非洲发展蓝图《2063年议程》保持一致。该方法旨在通过对话、调解、和平支助行动以及持续关注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来预防和结束冲突。

联合国在支持这些非洲主导的倡议方面的宝贵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再次强调，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需要加快审议，以确保安全理事会授权的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通过联合国摊款获得资金。

非洲联盟决心平息非洲大陆的枪炮声。我们在实现这一必要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非共和国、南苏丹、苏丹以及最近利比亚的突破性和平协议就是例证。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必须具有灵活性和战略性，以应对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非法开采非洲自然资源和非法资金流动日益增长的威胁。

我们要赞扬非洲联盟和由区域主导的非洲大陆和平行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行动为联合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开展维持和平行动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的行动，这些行动为由区域主导的和平行动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创造了先例。

新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体现了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保护平民和促进和平道路方面的有效合作。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在促进索马里稳定和推进和平方面仍然十分重要，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国际伙伴继续支持其努力。

我们赞扬参与联合国保护平民和支持非洲和平进程维持和平努力的非洲男女的勇气，以及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维和人员所作的贡献，他们对非洲事业的奉献体现了非凡和无私的团结。

通过我们的合作，我们还需要解决非洲冲突的根源和驱动因素，包括发展和治理问题。我们必须审视可能阻碍实现和平与繁荣的非洲的所有因素。尽

管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然对非洲大陆因持续冲突和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面临的巨大人道主义挑战感到关切。南非支持秘书长今年早些时候呼吁全球停火,以应对疫情带来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欣慰地注意到,他的呼吁已促成非洲大陆一些旷日持久的冲突取得进展。这场疫情表明,通过多边行动的团结与合作是应对共同威胁的最有效手段。

今年对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童来说意义重大。今年,我们庆祝《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二十五周年,并纪念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20周年。这些是基本政策框架,促使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确保妇女在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担任适当的职务。我们欢迎妇女和青年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及建设和平中发挥作用。我们对往往通过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被用作战争、恐怖和恐吓的工具深感关切。消除这一祸害是检验我们保护人民免受冲突伤害的有效性的试金石。

此外,我们仍然对负责保护平民的人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感到关切。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战略合作。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只有建立在所有行为体的集体努力之上,利用多边体系每一块基石的各自优势,才能实现。

我必须赞扬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一个属于非洲侨民的国家,它与安全理事会中的非洲国家,即尼日尔、突尼斯和南非一道,共同努力促进联合国与非盟的合作,以和平解决非洲冲突。

两天后,非洲联盟将在其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上就平息枪炮声倡议举行首脑会议,届时我们将推进这项工作。我确信,我们今天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将为首脑会议的成功作出宝贵贡献。

附件四

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的发言

[原件:法文]

首先,我赞扬南非共和国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先生阁下和非洲联盟委员会现任主席提出这一重要倡议。我毫不怀疑,他在12月份对安全理事会的领导将不负非洲和国际社会的期望。

我也祝贺德国、比利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圆满结束其安全理事会成员任期。

这次会议对尼日尔特别重要,对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及其合作伙伴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是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非盟)的合作现状。我们确信今天的高级别讨论和交流对于有效应对本大洲面临的挑战会大有裨益。

众所周知,非洲近年来一直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当前统计数据表明,安理会50%以上的议程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审议的70%以上的和平与安全局势与非洲国家有关。这种情况很可悲,需要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在预防、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以及非洲国家各领域发展和能力建设方面履行职责,在此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和开展相称的合作,并采取果断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因此,我们欢迎尼日尔于2020年9月主持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成员第十四次年度联席磋商会取得成果,也欢迎秘书长就两机构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开展合作问题提交最新报告(S/2020/860)。这些参考文书强调了已拥有处理危机局势所需机制的区域行为体的作用和重要性,从而使我们得以对冲突根源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要赞扬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先生为根据《2016年卢萨卡总路线图》建立非洲联盟特有的和平与安全架构所作的努力。我也想赞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该地区和平与调解方面发挥的非常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说,在非洲大地开展和协调和平与安全行动时运用辅助性原则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现我们支持的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理念。

虽然在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其他伙伴组织和机构主持下就各种协议进行谈判值得称赞,但显然这种合作并不总是能够产生效果。例如,利比亚危机暴露了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和责任的差异。不幸的是,尼日尔和我们兄弟国家利比亚的其他邻国反对在利比亚进行任何干预的意见没有被听取。今天,利比亚正身处乱局,这导致武器和雇佣军的扩散以及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流域的不稳定,还有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和移民危机。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提醒我们,亟须改革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其能够更好地反映《宪章》的基本原则。因此,尼日尔认为,非洲必须根据《埃祖尔韦尼共识》,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按照世界其他地区的愿望,在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内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

我们两组织之间的合作还应考虑到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或是破坏我们为实现它们所进行的努力的所有因素。因此，必须确保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的业务合作，这将促成建立发展机构，把重点放在解决受危机影响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这一主要目标上。我们的责任不仅是解决此类安全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加以防止。

我们的联合行动框架应使我们能够考虑到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威胁，例如流行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的影响、网络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包括就联合国行动提出新构想。这一架构还应使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能够特别重视与青年、妇女和儿童有关的问题。为此，我想提出四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涉及维持和平与落实和平行动的新构想。

第二项建议是建立一种机制，根据辅助性原则，确保由非洲联盟或次区域组织牵头的维持和平行动获得可持续的经费。

第三项建议涉及通过增加定期安排的会议，强调两个理事会协调议程和目标，从而加强它们之间的合作。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第四项建议是确保非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因为安理会处理的多数问题都是非洲问题。

附件五

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的发言

[原件: 阿拉伯文]

首先,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主席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希望你在担任主席期间取得圆满成功,这将为贵国在安理会的两年任期及其为非洲和国际事业所作的宝贵努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我们也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专门讨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问题,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反映出我们对加强两组织在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战略伙伴关系极为重视。非洲问题占用了安全理事会大约60%的工作量和时间。

我还必须向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重申,突尼斯赞赏他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联合国和多边行动的作用所作的宝贵努力。

此外,我谨向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先生阁下表示赞赏,感谢他为促进非洲事业和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

尽管联合国和区域作出了努力,但非洲许多地区数十年来身陷紧张、暴力、冲突和动荡,处境脆弱。这种现实使局势更加恶化和复杂化,特别是考虑到冲突性质已经改变,和平与安全面临许多新的威胁,而这些威胁仍在发展之中,不仅给当地和区域造成后果,而且还会影响国际安全与和平。

因此,开展合作、促进一体化以及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对于应对事关整个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挑战、协调管控和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努力、推进政治解决办法、以及通过两个组织之间的联合机制和定期磋商,制定冲突后阶段的安全、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和平战略,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对逐步发展联合国同非洲联盟的合作,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合作感到满意。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自2007年以来一直举行年度协商会议,并在非洲冲突地区开展联合行动。然而,鉴于挑战的规模和不稳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影响,我们强调需要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联系,促进并实现两组织之间合作的质的转变,从冲突管理转向在一些领域建立伙伴关系,主动采取行动,通过解决暴力和冲突的驱动因素和根源,防止暴力和冲突再次发生。

同样,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加强合作,共同评估冲突局势,制定早期和联合应对计划,加强调解工作的协调和整合,以确保冲突各方取得他们寻求的结果,进一步发展维和行动伙伴关系,管理联合国特派团和非洲联盟特派团之间的过渡。

非洲次区域组织和集团在帮助处理危机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鉴于此,加强与这些组织和集团的协调与合作将有助于应对与实现和平与安全相关的挑战。

在就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的非洲问题作出决定时,必须加强协调。在应对危机时,必须优先考虑由非洲联盟和次区域集团采取干预行动,因为非洲国家有能力把握和解决各种相关问题,并符合非洲联盟的口号“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最近为解决马里危机采取的干预行动就是这种努力富有成效的一个完美例子。

我们认为, 秘书长应与非洲联盟协调行动, 任命更多的非洲人担任非洲冲突地区特使。这样做将使特使一职成为调解冲突及和平解决冲突的更有效工具, 因为非洲特使对冲突各方之间关系所根植的当地文化背景有着广泛的了解。

在这方面, 我们再次呼吁通过联合国分摊会费为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更多支持。

我们认为, 不解决非洲安全与和平问题的根源, 特别是其脆弱性的驱动因素, 就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原因是复杂和多层面的, 但每一个原因都为紧张、暴力和不稳定提供了温床; 直接或间接破坏解决进程和为恢复安全与稳定而作出的努力; 并延长冲突, 使其复杂化或重新点燃冲突。

应对非洲大陆与冲突有关的各种挑战和不稳定, 需要各联合国组织、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继续合作、协调和整合, 作为全面和平办法的一部分, 不仅要解决安全问题, 还要解决发展、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 我们希望的非洲》保持一致。

附件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兼外交、国家安全、法律事务和新闻部长拉尔夫·冈萨维斯先生阁下的发言

很高兴看到我的兄弟西里尔·拉马福萨先生阁下主持本次虚拟会议。

我们感谢南非共和国召集这次重要而及时的讨论，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以及尼日尔总统和突尼斯总统富有洞察力的发言。作为A3+1集团——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及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非洲第六区域的坚定成员，我们特别强调今天辩论会主题的意义。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设想的那样，联合国与非洲联盟(非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我们全球安全架构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大大加强了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自2017年签署《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以来，这一伙伴关系不断壮大，不仅成为分担集体安全负担的机制，而且成为国际社会获得并受益于基于非洲大陆独特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当地和区域行为体不可估量的专门知识的渠道。

我们从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苏丹和平进程的积极发展中看到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切实好处。随着今天通过关于布隆迪的主席声明(S/PRST/2020/12)，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该国现在可以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移除。

我们认为，持久的解决办法绝不能由外部强加，而必须从内部自主产生。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非洲联盟阐明的立场和优先事项，包括在《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和《平息枪炮声》倡议中阐述的立场和优先事项，是实现整个非洲大陆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最可靠途径。

在世界面临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剧烈气候变化、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大规模流离失所、暴力极端主义扩散以及人类不安全的其他当代驱动因素——其中许多在非洲国家感受最深——的复杂和叠加影响之际，安理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加强协调，将大大改善我们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和冲突后国家的集体安全努力。

在非洲大陆和平行动的所有任务延期和特派团过渡之前，应优先系统地征求非洲联盟的特有观点和原则性建议。安全理事会还应就执行安全部门改革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等领域和平特派团的授权优先任务定期与非盟磋商，非洲联盟在这些领域拥有丰富的专门知识，可以提供业务指导。

我们还见证了非洲联盟在一些情况下，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等，更多参与和平行动所具有的相对优势。为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用联合国分摊会费资助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我们还鼓励两个理事会更经常地进行沟通，以便非洲的观点能够充分反映在安全理事会关于非洲问题的决定中，并认真寻求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联合实地访问，分享信息。

最后，我们响应非洲联盟的呼吁，要求终止对非洲国家实施的所有单方面经济制裁，以协助创造有利于经济复苏、增长和稳定的条件。

当今的巨大挑战不能通过渐进主义或过时的军国主义零和游戏来解决，而是需要具有原则性且务实的多边解决方案。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

的, 我们面临的当代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和团结才能解决。为此, 我们鼓励进一步深化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便为导致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包括那些源于历史上对我们全球非洲文明所犯过错的原因——制定全面的发展和补偿性解决办法。在我们寻求在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后重建得更好的同时,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 一个和平繁荣的非洲是一个安全而有保障的世界的主要支柱。

附件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发言

[原件: 中文]

中方支持南非倡议召开“联合国同非盟合作”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欢迎拉马福萨总统主持会议, 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法基主席的通报。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全球性危机, 深刻影响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非洲和平与安全形势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联合国应当积极采取举措, 帮助非洲渡过难关。中方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以团结抗疫为重点, 支持非洲人民筑牢健康安全防线。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调动全球资源, 支持非盟制定的全非抗疫战略, 帮助非洲获得防疫物资、药品、诊疗经验、技术和资金, 扎紧国际联防联控的篱笆。

要推动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积极促进疫苗在非洲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妇女署、儿基会等要用好各自渠道, 破解非洲交通瓶颈, 打通物资、药品和疫苗配送“最后一公里”, 让贫困和偏远地区人民和脆弱群体得到及时、有效医治。要着眼长远, 支持非洲强化公共卫生防控体系, 提升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能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二, 以“消弭非洲枪声”为目标, 支持非洲人民建设和平稳定家园。安理会百分之七十议题涉及非洲。没有非洲稳定, 就难言世界和平。联合国与非盟要密切配合, 协调推进非盟“消弭非洲枪声”倡议和古特雷斯秘书长全球停火倡议, 推动冲突各方聚焦抗疫, 铸剑为犁, 停火止暴。

要继续落实好《联合国—非盟关于深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文件》, 加强在预防和调解冲突、实现持续和平等领域合作。进一步完善安理会同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年度磋商机制, 提升双方合作水平。安理会要负起责任, 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和、维稳和反恐能力, 加快非盟常备军、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和早期预警机制建设, 支持为非盟和平与安全行动提供可持续、可预测的财政支持。

第三, 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抓手, 支持非洲人民开辟普遍繁荣愿景。联合国和非盟应按照双方签署的《<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 将消除贫困作为首要目标, 在农业、教育、卫生、基建等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 支持非洲自贸区建设, 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帮助改善民生。发达国家应该在官方发展援助、减免债务、技术转让等方面迈出更多更实步伐。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把更多资源和项目投向世界富有活力和潜力的非洲大陆, 这将对人类未来的投资。

第四, 以公平正义为要旨, 支持非洲人民共享全球治理成果。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完善和加强, 克服权利不公、机会不公和规则不公的现象。联合国应当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职员分布等方面进一步反映非洲的需求和利益, 提升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让非洲人民成为全球治理的平等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最了解非洲情况的是非洲国家, 最能解决非洲问题的是非洲人民。联合国在处理非洲问题时, 应当尊重非洲人民的意愿, 发挥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 鼓励和支持来自非洲的内生解决方案。

中国一直是非洲国家的真朋友、同路人，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努力帮助非洲人民实现非洲发展振兴的伟大梦想。

为了支持非洲抗击疫情，习近平主席倡议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召开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一致决定加强团结抗疫共同行动，树立了国际抗疫合作的典范。中国已派出8支医疗专家组和医疗队赴16个非洲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同42个非洲国家的46个医院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提供了急需的抗疫物资援助，并将于年内开工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

为了维护非洲和平安全，中国积极落实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通过多双边渠道向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提供无偿军援。此时此刻，21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正在6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执行任务，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始终把支持非洲和平安全能力建设作为重点，共同为“消弭非洲枪声”做出贡献。

为了促进非洲繁荣发展，中国同非洲共同制订并相继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帮助非洲修建超过6000公里铁路、6000公里公路，建设近20个港口和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国同非洲12国签署缓债协议，减免15国2020年底到期无息贷款。同非洲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等新业态合作，促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中国将继续为非洲人民拥抱和平提供鼎力支持，为非洲国家赶上现代化的列车助一臂之力，继续在国际舞台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中方愿同非洲携手前行，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附件八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外贸和欧洲事务大臣索菲·维尔梅斯的发言

[原件：英文和法文]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贵国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对南非和比利时而言，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月参与此种虚拟会议。我还要感谢南非常驻代表团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问题。

我今天要着重谈四点：一是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长期合作；二是非洲联盟在大湖区的工作；三是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最后一点是敏感的制裁问题。

首先，我们欢迎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体制框架自2008年建立以来，在使双方得以频繁进行交流，进而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同时，已日趋牢固。尽管如此，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必须设法确保非洲联盟和平行动资金来源充足且可持续。我们谨重申支持联合国提供资金。

我们谨强调，比利时愿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制度化纽带。除了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重要合作之外，还有几个领域有机会增强协同作用，如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此外，非洲联盟涉及过渡期正义的工作和讨论与联合国的工作息息相关。

第二，我们谨借此机会感谢非洲联盟对大湖区的承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将担任非洲联盟主席之际，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在促进积极的区域动态和支持联合国为此所做努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希望，非洲联盟还将密切参与新的《联合国大湖区战略框架》下一步的执行工作。同样，我们欢迎非洲联盟在布隆迪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虽然仍存在一些挑战，但我们已翻开新的一页。现在，我们愿以战略伙伴的身份，与欧洲友邦一道，开始书写双边关系新篇章。

第三，我们继续支持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非洲联盟“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倡议准确地确定了包括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在内的若干问题和挑战，并指出了各种尚未得到充分和全面解决的长期冲突根源，如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

非洲大陆的新冲突依然需要非洲联盟或非洲次区域组织采取初步应对措施，我们支持非洲联盟的这一共同努力。然而，辅助性原则绝不意味着不采取行动。加强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非洲联盟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充分互补，对于加快推进共同目标至关重要。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比利时表示支持非洲联盟最近提出的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对话的倡议。

最后，请允许谈谈制裁政策。制裁政策植根于我们在联合国共同秉持的价值观，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以及维护对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尊重的工具。比利时坚决支持欧洲联盟在证明必要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它们针对的是那些应对恶劣行为负责的人，不以伤害平民为目的。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确保人道主义空间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保护。

附件九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的发言

主席女士，我感谢你召集今天的重要会议。我也衷心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富有见地的通报。

在过去几十年中，非洲在加强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正在努力促进稳定与安全、包容性社会和经济、司法及治理。和平现已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现实。非洲文化多样，资源丰富，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动力之源。非洲国家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非洲联盟（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已成为进展的主要动力。非盟的《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及其与联合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重要框架，使非洲联盟得以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而，冲突继续给该区域许多地区蒙上阴影。各种新出现的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跨国组织犯罪、气候变化以及粮食和水不安全，进一步阻碍了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在许多人仍对埃博拉疫情记忆犹新之际，非洲国家现在受到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严重影响。这些间接挑战加剧了本已脆弱的局势，特别是受冲突影响地区的问题。面对此种不确定性，非洲大陆在非盟领导下集体做出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在这一框架内，联合国与非盟的协作已发展成为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对整个区域实施和平倡议至关重要。事实上，此种协作堪称典范，令双方受益。两组织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从而能够有效利用全球努力和专门知识以及区域自主意识来解决该区域特有的问题。关于这一进程，非盟等区域机制还获得授权，通过部署维和特派团与和平特派团以及建立旨在保持和平的区域框架，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有力、更积极的作用。

可以通过三种主要途径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盟之间的合作。首先，可以在尊重区域愿景、价值观、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支持非盟在区域问题上的协调努力来加强这一伙伴关系。在有效的国际支持下，非洲联盟成员可以将其宝贵的见解和经验转化为化解地方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实际解决办法。

第二，可以通过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在机构和业务层面的战略合作，包括通过支持执行非盟的《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加强这种伙伴关系。

第三，可以通过扩大区域间合作来加强这种伙伴关系，以帮助非洲和世界其他区域应对同样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全球问题。例如，探索更多的机会，分享应对共同挑战和实现区域目标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将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非盟大有裨益。

越南珍视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纵观历史，越南争取独立的民族斗争和谋求冲突后重建与发展的努力与我们非洲兄弟姐妹的斗争是同步进行的。越南向联合国在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派遣了第一批维和人员，越南将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大力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道路。

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期间，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仍将是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于1月倡议主办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联合国-东盟合作的安理会通报会（见S/PV.8711）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愿景的基础

上,我们随时准备为今后加强东盟与非盟之间的合作作出贡献,以促进非洲和亚洲的共同进步。

附件十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雷因萨鲁的发言

我同其他人一样，感谢南非常驻代表团组织今天的辩论会，并感谢通报者的精辟发言。

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苏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人民从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向民主过渡并为国家带来和平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各个组织的优势，支持人民的愿望。

前面的发言者已经强调了许多其他例子，表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如何建设和保持非洲大陆的和平。爱沙尼亚认识到安全、繁荣和善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它仍然致力于采取整体办法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最有能力共同应对这一大流行病及其影响。显然，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在这方面，我谨强调爱沙尼亚希望看到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三个专题领域。

第一，我们看到在预防冲突领域开展合作的巨大潜力。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加强预警机制，以确保采取及时和有效的预防行动的呼吁。我还要表示，爱沙尼亚完全支持“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倡议。行动计划中概述的具体步骤对于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同时解决冲突的根源至关重要。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善治、法治和民主是预防工作的核心，也有助于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此外，我们认为，最大限度地扩大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在预防冲突和调解领域的三边合作是有价值的。这些相辅相成的资源、力量和联系为更有效的应对措施铺平了道路。

第二，爱沙尼亚还希望看到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从萨赫勒到非洲之角，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我们需要在局势进一步恶化和扰乱数以百万计人民的生活之前，积极应对这一冲突驱动因素。

第三，爱沙尼亚支持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进一步合作。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确保非洲妇女和女童参与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包括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努力。我们还强调，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侵害和虐待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行为。

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著名的非洲谚语，这句话很适合今天的辩论会。这句话就是，“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我相信，通过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迅速走得更远，帮助为非洲人民带来和平、繁荣和更光明的未来。

附件十一

德国联邦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的发言

我们将记住2020年是病毒席卷我们星球的一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了巨大伤害,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它也让人们看到了国际合作的价值。病毒、气候变化、暴力冲突——只有当我们在各国和各大洲之间携手合作,只有当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等多边组织成为我们对策的核心时,我们才能战胜这些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辩论会是及时的,我感谢南非的拉马福萨总统组织这次辩论会。德国坚决支持联合国与非盟加强合作。我们主张非洲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安全理事会改革,为非洲提供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我们仍然是非洲联盟最大的双边支持者之一。

我认为,联合国与非盟之间可以在三个领域中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我认为是在抗击病毒方面。非盟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在支持非洲应对大流行病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现在,它们对于使疫苗在非洲大陆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至关重要。为此,非盟可以与“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及其疫苗支柱《COVID-19疫苗实施计划》(COVAX)合作。德国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一直支持世卫组织和非洲。我们刚刚向世卫组织捐赠了逾1.2亿个医用口罩,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提供给非洲国家。

第二,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盟在结束暴力冲突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一级的合作。在苏丹,我们致力于支持和平进程和向民主过渡;在利比亚,我们在实现政治解决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埃塞俄比亚,作为第一步,应允许联合国进入提格雷地区的政府控制区——在这些国家里是有希望取得进展的,而且还有工作要做。主席先生,我们高度赞赏你作为非盟现任主席致力于使之成为可能。

请允许我重申,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全球停火的呼吁。我敦促所有国家就第2532(2020)号决议采取行动。必须停止世界各地的战斗。

德国还大力支持非盟的“平息枪炮声”倡议。我们与非盟合作,阻止武器流入冲突地区,并培训军备控制专家。

作为安理会成员,德国已经清楚表明,若不能做到有罪必究、尊重人权和让妇女平等地参与,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大家必须履行在第2467(2019)号决议中作出的承诺,保护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并增强其权能。

第三,非盟和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天然伙伴。气候变化给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后果是真实的,在非洲尤其如此。从萨赫勒到索马里,干旱、饥饿和流离失所是冲突的催化剂。因此,在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的支持下,德国扎实地把气候变化列入了安理会议程。我们设立了由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的气候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上个月,尼日尔和德国共同主持了该专家组首次会议。在该会议上,我们审视了气候变化给索马里安全局势造成的影响。

这场大流行病、暴力冲突和气候变化是明年仍将困扰着我们的挑战。但是,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使2021年成为转折点,随后在欧洲、非洲和世界各地重建得更好。在这一努力中,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将起着关键作用。德国随时准备提供支持。

附件十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非洲事务大臣詹姆斯·达德里奇的发言

我谨感谢主席以及古特雷斯秘书长和穆罕默德主席所作翔实通报,这是本次重要辩论会的一部分。

作为联合王国非洲事务大臣,我热切希望与非洲联盟(非盟)密切合作,这是我个人的优先事项。事实上,我是在第一波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发生后首位进行海外访问的联合王国大臣,于7月份访问了非盟多位专员。联合王国正在对非洲联盟COVID-19应对基金投资高达2700万美元,帮助抗击该疾病和拯救生命。

我发言将着重谈三个要点,说明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如何能够促进联合国的根本宗旨,这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一点是及早查明区域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风险,第二点是协力进行调解和鼓励和平解决冲突,第三点是一致支持执行和平协议、巩固民主治理和建设和平。

联合国和非盟若能进行更综合性的分析,以查明冲突为何出现或重现,定会受益匪浅。我们不应回避查明动荡和冲突的深层次动因,并就我们必须在何处采取行动进行坦诚对话。联合王国自豪地支持非盟的非洲大陆预警系统。我期待在下次亚的斯亚贝巴之行中访问预警中心。但是,在获得准确而及时信息的同时,还必须制定切实及早行动的计划,这需要在国家、区域或大洲层面进行。非洲联盟两年前为马达加斯加的选举提供的支持和去年在苏丹进行的调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说明它能够做成什么样的事情。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非盟和联合国要么行动得太晚,要么根本没有行动。共同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做法要始终一贯。

这就引出我要谈的第二点。当冲突确实出现时,联合国和非盟要各显神通,相互补充。我们都深为关切提格雷的局势,在那里,当务之急是获得更大程度的人道主义准入以及确保平民和人权受到保护。在这方面,联合王国将继续支持非盟主导的努力。我敦促各方接受可信的支助提议,以便为达成可持续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这就引出我要谈的第三点。一旦冲突结束,真正的建设和保持和平工作就开始了。联合国和非盟的持续伙伴关系对于确保在中非共和国贯彻落实它们共同努力促成的和平协议至关重要。下一个里程碑是本月早些时候举行可信、包容、和平的选举。

在维和行动过渡期间,强有力的合作特别重要,因为联合国或非盟派驻机构在进行重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我希望,非盟将能够为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的工作提供专门知识和政治支持,从而帮助苏丹向民主过渡。

非洲联盟部队目前在索马里发挥着宝贵的作用。我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这个由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行动的勇士们致敬。展望未来,索马里安全部队现在更强有力,但仍需要支持。我愿鼓励非盟、联合国和其他行为体在这方面作出更大努力,确保这个由非盟主导的特派团随着索马里能力的增强而变化。

资金的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是非盟部署像非索特派团这样的行动的能力的重要因素。联合国原则上支持在逐案处理的基础上, 在满足某些关键条件的情况下, 利用联合国摊款资助未来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

非常清楚的是, 在我们努力实现建立一个无冲突的非洲这一共同目标时, 联合国和非盟更深入和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联合国仍然致力于支持这一伙伴关系。

附件十三

印度尼西亚副外长费布里安·鲁德亚尔德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同其他代表团一道欢迎你来到安全理事会,并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我还要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所作通报。

我们欢迎刚刚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合作的主席声明(S/PRST/2020/11)。这确实是一次及时的会议。常言道:“邻居最知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实地拥有独特的能力和知识,这大大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保持和平。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在深化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伙伴关系对于应对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的错综复杂和不断演变的挑战至关重要。我们还欣慰地注意到,它促成了非洲许多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南苏丹和苏丹境内的积极事态发展。

必须保持已取得的成果。在这种努力中,加强合作至关重要,特别因为非洲大陆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多层面影响。在此背景下,请允许我强调可以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的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协作。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理事会于9月份会面,讨论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马里局势、索马里局势和“平息枪炮声”倡议。我们还赞赏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发挥宝贵作用,在安理会审议期间阐明非洲的观点。

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必须加强预防冲突合作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盟今年在若干局势中发挥的调解作用。当务之急是确保安全理事会在非盟主导的局势中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

其次,我们必须加强维持和平与和平支助行动方面的伙伴关系。安理会必须继续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维和努力及和平支助行动。除其他外,可通过交流知识、专长和培训做到这一点。

就印度尼西亚而言,我国仍充分致力于支持非洲的可持续和平。我们目前在非洲大陆派有1500多人,包括98名女性维和人员,分别在7个联合国特派团中服役。在这方面,绝不能忽视妇女在维和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谨倡导联合国和非盟进一步合作,按照第2538(2020)号决议的设想,推动妇女更多地参与维和行动并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还赞扬非盟及其成员国致力于对付恐怖主义,包括通过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等举措,以及决定在萨赫勒地区部署非洲待命部队。

第三,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消除不稳定的根源。我们在关于非洲国家局势的各种通报中了解到,涉及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诸多因素互为关联。因此,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应该以这种相互关联为指引。它必须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实地不断变化的现实和挑战。

我们欢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强化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其中确认通过建设国家能力解决冲突根源的重要性。这一伙伴关系需要诚心诚

意地加以培育。它还必须考虑到国家优先事项,以确保强有力的自主权和顺利执行。

最后,印度尼西亚自1955年主办首届亚非会议以来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声援非洲国家。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愿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如下崇高事业:平息非洲的枪炮声,促进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以实现一个没有冲突和繁荣的非洲。请安理会放心,印度尼西亚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结束后,我国作为非洲真正伙伴方的承诺很长一段时期将保持不变。

附件十四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

[原件: 西班牙文]

首先,我们要感谢拉马福萨总统阁下主持本次重要会议,并感谢他所代表的国家在12月份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今天通报情况。

各国因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处境艰难。多米尼加共和国肯定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特别是与非洲联盟(非盟)在此艰难时期开展的强有力合作。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合实际,其主要目标是有效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并寻求系统和一致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9月份举行联席会议,以求加强两个理事会在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两个理事会都应加倍努力采用标准化程序,特别是在预防冲突方面,包括酌情开展联合实地访问。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预防冲突需要加大投资。注重根源至关重要,以便从一开始就防止冲突发生,并在其升级之前化解危机局势。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解决冲突方面成功地开展了合作,具体例子包括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比绍的建设和平进程以及通过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维持和平的行动。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腐败和有罪不罚等问题仍是该区域一些国家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连同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对政治稳定构成实际威胁。此外,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增多进一步恶化该区域许多国家的人道主义局势。

同样,在满足民众的需求方面仍然困难重重,无论是在切实有效的军备控制,还是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建立共同的区域安全框架为整个大陆的一体化和发展创造条件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以便通过交流经验和良好做法,在所有相关领域提供援助。在投资于能力建设的同时加强协调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核心。利用每个组织的相对优势可促使更好地利用资源,减少重叠,提高效率。为实现这一目标,务须开展强有力的合作。

联合国虽然应该继续加强对《非盟-联合国〈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框架》以及“平息枪炮声”倡议的支持,但其合作范围也应该扩大到与非洲各区域合作机制大力开展协调。在这方面,妇女和青年有意义的参与至关重要,需要采取联合行动。

最后,非洲面临多重挑战,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加剧了这些挑战。解决之道是加强多边合作。让我们团结努力,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的非洲。

附件十五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古拉·德里维埃的发言

[原件: 英文和法文]

我赞扬南非作为非洲联盟现任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选择强调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开展合作的问题。这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不仅事关预防和解决非洲危机, 而且因为我们需要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有能力应对全球性威胁。正因为如此, 我们支持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加强这一伙伴关系的努力。

非洲联盟在预防和解决非洲政治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8年在马达加斯加, 2019年在苏丹, 我们都看到了这一作用。今年, 我们又一次目睹非盟发挥作用——主席国南非成功安排非洲联盟就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问题展开调解。这些成就必须得到承认。主席先生, 我们还欢迎你为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危机而进行的动员。

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非洲联盟致力于预防和解决非洲大陆的危机。这项原则是《联合国宪章》关于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之间合作的第八章的核心。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还具有战略意义。非洲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贡献不可估量, 加强这一贡献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法国支持为非洲和平行动开发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来源, 包括利用联合国分摊会费。

非洲国家必须能够确保自身安全, 并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框架内加强区域合作。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会议应有助于在2021就此问题取得进展。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例子。我们的目标是使它完全自立, 但这仍然需要尽可能大胆的支持, 安全理事会必须为此做出贡献。

可以通过支持旨在具体落实“平息枪炮声倡议”、《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项目, 使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更进一步。我们鼓励非洲联盟继续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做出努力。

在面临健康威胁时, 也必须加强合作。我国与突尼斯共同起草的第2532(2020)号决议呼吁停止敌对行动, 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以有利于抗击大流行病。非洲联盟非常迅速地将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转入抗疫状态, 为全球抗疫努力做出贡献。马克龙总统提出让非洲国家暂停偿还债务。法国承诺筹集12亿欧元, 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伙伴关系只有在民间社会的参与下才能取得成功。我赞扬非洲联盟负责青年团结工作的特使决心在法国与妇女署和墨西哥共同主办的世代平等论坛上转达非洲青年妇女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将得到听取。我们呼吁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特使携手合作, 使实地的行动能够更有系统地让妇女和青年受益。

最后, 我要再次祝贺南非召开本次会议, 祝贺它主持本月工作, 广而言之, 要祝贺南非担任了两年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主席先生, 过去两年使贵国得以为多边方法的成功做出重大贡献。

附件十六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的发言

[原件:俄文]

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本人以安全理事会主席和非洲联盟(非盟)现任主席的身份参加今天的辩论会。我们还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这两位高级通报人与会。我们感谢他们今天为我们介绍情况,提供评估意见。

俄罗斯一贯主张加强联合国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两组织之间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对话近年来取得了切实而显著的进展。已签署并正在顺利执行两项框架协议。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一直在举行各种年度会议和正式会议。以这些形式讨论非洲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并由特别代表联合开展活动,进行实地考察和访问,有助于提高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联合努力的效力。现已完成任务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以及联合国向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提供的援助,都是实地合作的成功范例。

我们欣见,非洲在安全理事会发出了一致而响亮的声音。我们欢迎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与理念相同的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频频协调行动。我们赞赏南非代表团在过去两年中推动安全理事会努力处理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各种关键问题。

重要的是,非洲人在处理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越来越主动。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们不应只字不提你为化解与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有关的局势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危机所做的努力。

非盟旨在结束非洲大陆武装冲突的首要倡议清楚地证明了区域行为体的果断态度。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洲区域组织的合作应基于这样一项谅解,即区域行为体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在确定解决非洲大陆争端的道路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我们这个全球组织为这些努力提供多方面支持的目标符合非洲联盟宣布的以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的精神。我们认为,能否在这一轨道上有效推进合作,将取决于如何解决以下优先问题。

第一,我们的非洲伙伴对非洲维和行动的资金来源感到关切,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必须使供资更具可预测性、可靠性和灵活性。一旦我们就非盟框架内维和特派团经费筹措问题商定统一立场,我们准备在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内的其他平台上就此进行进一步的建设性对话。

在非洲大陆开展预防冲突和发展预警系统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绝不能放松打击非法武器流入和扩散的努力。

我们认为,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需要特别关注。恐怖组织正在借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之机来巩固自己的根基。萨赫勒-撒哈拉区域的局势最近严重恶化,特别令人震惊。我们准备与非洲伙伴分享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经验,并实施一些项目,帮助非洲大陆各国建设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的能力。

最后,优化联合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将有助于解决与有关国家继续对非洲各国实施的非法单方面制裁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谨再次表示,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终止单方面限制性措施,因为它们有损各国有效应对

COVID-19大流行的能力。我们还继续主张及时审查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它们不得影响各国通过有效安全机构应对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威胁的能力。此外,这种制度不得加剧人道主义局势。

根据201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决定,我国将进一步发展与非洲伙伴的平等合作。目前,我们的优先事项是帮助非洲克服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并改善疫情。我们重申,我们愿意促进这方面的合作,包括提供用品和开始生产俄罗斯不久前在联合国成功展示的“卫星-V”疫苗等。

附件十七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治协调员罗德尼·亨特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 and 拉马福萨总统组织今天的讨论。我也感谢秘书长和非洲联盟(非盟)主席今天上午的全面概述。

非洲联盟一再证明自己是联合国在非洲大陆不可或缺的伙伴。近年来,我们加深了联合国和非盟之间的合作,认识到每个组织的独特优势、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我们共同坚定致力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2063年议程:我们希望的非洲》的精神。

我们肯定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出色工作,它们在决策方面的密切合作对于预防和有效应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冲突至关重要。

我们还赞扬联合国广泛支持非盟的“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并为非洲联盟在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马里、南苏丹和苏丹的调解及和平协议执行工作提供政治、技术和后勤支持。

我们赞赏联合国和非盟为解决索马里不稳定局势所做的协调努力。尽管工作环境危险,但联合努力将为索马里人民带来长期稳定和安全。

我们同样肯定联合国-非盟过去十年努力在达尔富尔——特别是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工作——保护平民、支持扩大国家权力和监测侵犯践踏人权行为。美国仍然致力于确保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负责任地缩编。我们还期待看到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做好准备,接管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主要责任,包括对执行《朱巴和平协议》的支持。

此时此刻,强有力的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对于解决提格雷冲突和威胁整个区域稳定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至关重要。暴力已经导致数万人逃离家园,并通过对平民的直接袭击和族裔歧视危及更多人的生命。联合国和非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共同努力,最有能力保护平民;确保自由、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并推动和平、持久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和非盟还共同努力遏制COVID-19在整个区域的蔓延。非洲联盟委员会正在不懈努力地补充会员国的努力,并支持和实施非洲抗疫工作。联合国作出了贡献,制定了安全计划,并协助制定了和平支助行动准则,以确保在疫情期间不受COVID-19感染。

我们还赞扬联合国和非盟合作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包括2019年10月前往非洲之角的高级别联合声援团。妇女和女童继续受冲突影响尤为严重,必须增加妇女在与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各级决策中的代表性。妇女和女童的需求和观点必须纳入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的所有方面,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应对全体人民的需求。这样做将促使未来的和平更持久。

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我们期待着继续与非盟和联合国合作,提高我们维持和平努力的质量,包括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并处理对这两个组织在非洲实地人员的指控。我们仍对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继续遭到指控深感不安。非盟和联合国必须建立有效机制,防止剥削、虐待和不当行为,并在出现指控时促进追责。我们敦促所有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严格执行联合国和非盟的零容忍政策。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南非过去一年在非洲联盟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包括制定包容性战略,在非洲大陆应对COVID-19问题。这对应对这场健康危机和遏制疫情的经济影响非常有帮助。拉马福萨总统,你的工作以及贵国和贵国人民对非洲大陆人民的奉献确实挽救了无数生命。我们还赞赏你在确保非盟在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谈判中发挥调解作用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非洲联盟是努力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着今后继续合作。

附件十八

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法马约的发言

非常荣幸应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先生阁下邀请，参加这次重要和及时的对话，讨论安全理事会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同非洲联盟的合作。我祝贺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非洲联盟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在索马里走向稳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继续给予合作和支持。

作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成员，索马里认为这两个组织是促进整个非洲大陆及其他地区和平、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互补性孪生机构。在这个全球化、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绝不能被简单明了的地理划界所误导，而是应以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为指导方针。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继续教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护的伙伴关系越有效，所有人共赢发展的机会就越大。

本次会议的重点是非洲联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在促进解决非洲冲突和维持和平方面的有效性，包括促进非洲联盟在不久的将来平息非洲大陆枪炮声的雄心，这非常及时。

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非洲大陆，当许多冲突逐渐减少时，新的冲突正在爆发。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扼杀其人民的机会。这玷污了国家声誉，也令国际伙伴和投资者感到沮丧和失望。虽然非洲不再是“没有希望的大陆”，但它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平息那些让世界其他地方看来如此失败的枪炮声。事实上，包括非洲大陆在内的所有地方的冲突都是动态的、复杂的，如果不解决根源问题，就很难解决这些冲突。然而，没有对话和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在寻求冲突管理或预防时就不可能有有意义的分析或行动。

自第1809(2008)号和第2033(2012)号决议通过以来，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因定期互动而得到加强。此外，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伙伴关系的年度报告(S/2020/860)明确强调了强有力的协作精神和共同应对和平与安全挑战的明确承诺。这是一种必须培养的做法，也是一项必须进一步体制化才会更加有效的战略。

在索马里，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伙伴关系在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部队的行动中清楚地体现出来，这些部队正与索马里国民军一道英勇作战，争取打败以青年党的形式呈现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后残余。在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支持下，我们正力求尽早成功地把全部安全责任从非索特派团移交给索马里国民军。然而，我们正在打击的是一个有着全球野心和绝对不顾惜人命的强硬和顽固的国际恐怖团体。

因此，我国政府真心认为，在联合国武器禁运阻碍我们努力的情况下，不能够指望我们打一场具有全球意义的国内战争。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要么解除武器禁运，要么支持索马里找到一条有条不紊的道路摆脱这一禁运，以便我们能够适当捍卫我国人民，并为本区域、非洲大陆和世界提供必要的稳定，以期更好地从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中恢复。

在所有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如《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设想那样通过对话和调解寻求和平政治解决办法至关重要。

消除冲突根源也至关重要，而冲突根源往往很多且很复杂。在索马里，我们正就此辛勤开展工作，力求实现和解，完成宪法审查进程，确保包容性政治、公平、正义和经济机会，巩固和平与稳定。

没有哪种伙伴关系是十全十美的。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协作可以得益于改善稀缺资源调配和增加联合活动，以建设受冲突影响国家人民和机构的能力。这一伙伴关系还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在最早冲突预警迹象显现时就采取行动。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和切实开展维护和平和建设和平活动，因为对所有利益攸关方来说，这些活动比维持和平行动带来的惠益多、耗费的资金少。

索马里有句谚语说：“一根手指洗不了整张脸”。因此，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是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大家必须给予支持和投入。在索马里，我们深知冲突造成的痛苦，从这一痛苦中恢复过来的漫长、陡峭和艰难道路从来都不容易走。然而，从我们的经验中也可以清楚地得知，必须更加注重消除冲突根源，及早为预防冲突采取措施并调集人力和财政资源，以便从脆弱状态过渡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在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